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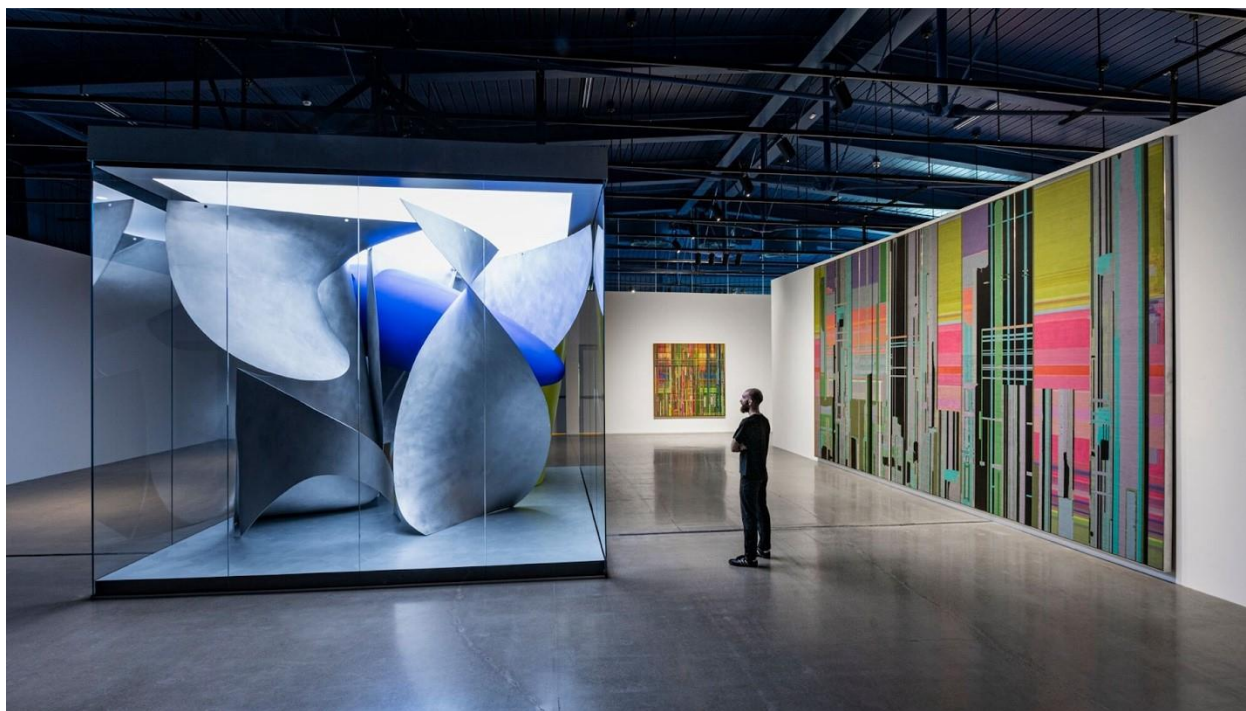
北京至克利夫兰：刘韡解密“看不见的城市”

By 曹祎，策展助理，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moCa Cleveland）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展览现场视图。图片：由 David Brichford for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提供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与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leveland）正在联合举办展览「刘韡：看不见的城市」（Liu Wei: Invisible Cities）。该展览是国际知名中国艺术家刘韡首次在美国艺术博物馆中举办的大型个人展览。在这两家机构的合作下，本次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体验该艺术家多样的艺术实践。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负责本次展览策展的曹祎，将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与大家探讨这位艺术家的参展作品、艺术生涯以及两馆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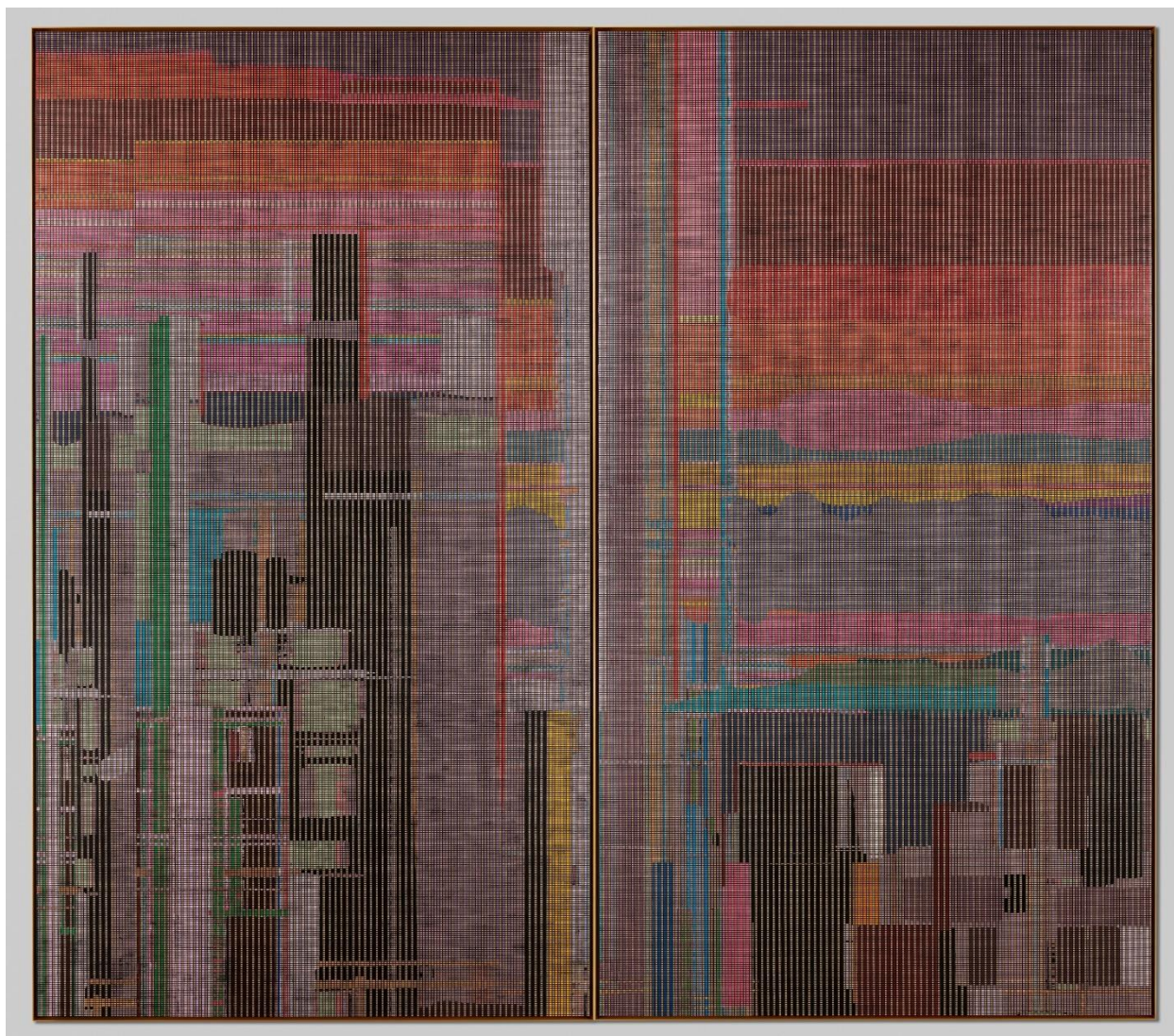
展览现场视图：「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moCa Cleveland），2019 年。图片：由 Field Studio 提供

刘韡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域边界，唤起着人们对城市中隐藏境况与无形构建中复杂的人类感知。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共同打造的展览「刘韡：看不见的城市」中，刘韡呈现了其近 15 年艺术生涯的一系列作品，以及专门针对展览空间的建筑设计而创作的新装置。2019 年 10 月 11 日，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第二部分展览开幕仪式上，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长比尔·格里斯沃尔德（Bill Griswold）在发言中讲到：“在这场展览以及其他越来越多的项目中，我们非常激动能与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的朋友们通力合作。在克利夫兰，‘合作’是一个共同推崇的目标。但由于无数的原因，‘合作’并不总能被容易地实现。但我们无法想象能拥有比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还要优秀的合作伙伴。我也想象不出比穆萨维（Moussavi）设计的当代美术馆更合适呈现刘韡的抽象几何画作与建筑式装置作品的展览空间。”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馆长吉尔·斯奈德（Jill Snyder）也兴奋地说：“这是两家机构正式合作的第三个展览项目。我们期待这次展览能在我们的城市中激发创意，促进对话。”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视图。图片：由 David Brichford for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提供

本次展览题目实际上是与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72 年的著作《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的题目相呼应。该书虚构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与元世祖忽必烈（Kublai Khan）之间关于 55 个想象中的城市的对话。正如这本书不是针对具体城市的参考，而是对城市建设中的权力和统治诗意化的分析那样，刘韡的作品也正为如此。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部分的展览聚焦在一件由单晓阳和理查德·耶舍尼格夫妇（Richard and Michelle Jeschelnic）近期赠予该馆的作品《全景 2 号》（Panorama 2）（2015-16）。



《全景 2 号》，2015–16。刘犇（中国，出生于 1972 年）。油画；350 x 200 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由理查德·耶舍尼格先生与单晓阳女士赠予，2017.103

《全景 2 号》是一幅大型双联画，激发着观众对北京等城市快速崛起的都市景观的想象。与这件作品和相邻的另一幅画作遥相呼应的是一件由狗嚼牛皮制成的 7 座大型建筑式雕塑群。这件被命名为《爱它！咬它！》（2014）的作品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一座反乌托邦城市，其中被权力侵蚀的残余、时间流逝的踪迹以及物理腐朽的创痕仿佛清晰可见，令人触目惊心。刘犇对此做出了这样的比喻：“展厅里其实有一只看不见的大狗，正在撕裂、吞噬着它的大玩物。”正如狗对食物的渴望一样，人对权力的渴望也如此。这件作品与该博物馆中现当代艺术收藏展厅中的作品相得益彰。观众可能会在周边作品，如雷切尔·哈里森（Rachel Harrison）《Hans Haacke with Sculpture》（2005）的里根总统肖像、在阿格尼丝·马丁斯（Agnes Martins）《the City》（1996）的沉默的栅格，以及在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ay）《Keyhole》（1982）的生物态形影中感受到同种触及“权力”的张力，正被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无情地撕扯着。



展览现场视图：「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moCa Cleveland），2019 年。图片：由 Field Studio 提供

刘韡向观众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是谁掌控着让人们相信那些人们无法亲身感知的事情的权力？”刘韡对科学家为完全不可感知的微观世界所下的定义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追问，其过程在由当代艺术博物馆所呈现的新作品《微观世界》（2019）中彰显。这件长 4.6 米、宽 5.5 米、高 4 米、包裹着各异弯曲抛光金属板的玻璃立方体，正是艺术家自己搭建的一座充满想象与活力的微观世界。在他的微观世界里，通过对恐惧、不安与惊诧等情绪的编织，在颜色、形状与光线的作用下，事物最本质的一面似乎从稠密的科学化定论中蒸馏出来。这件装置中使用的工业材料不仅能让观众联想到城市化的进程，而且呼应了当代艺术美术馆裹着黑色不锈钢、带有镜面立方馆体的独特建筑设计。其馆体随着光线、天气与城市周遭景观的变化而变化。

在刘韡的油画作品中，切割几何和分层构件的视觉效果与周围的雕塑装置心照不宣，为观众带来了一种跨媒介的空间体验。当观众在画廊中漫步，油画中由数码技术生成的复杂而系统的线条和图案，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置身于繁华都市的错综复杂。这些绘画引发了观众对一个城市中无限而巨大的浑浊度的思考：看似无穷无尽的混凝土和砖石背后复杂多样的生活、拔地而起的高楼端点之间受约束的视野，以及互联网传输信息与数据的饱和。数字技术加之艺术家广阔的想象力，将北京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城市面貌摊开到画布上。要想参观到展览的全部，游客需要走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走上半英里长的路，再进入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这个独特的设计使得观众不得不被暴露在克利夫兰这座城市当中，更好地促进了观众在艺术家所创造的有关破坏和重建的独特思考中，重新审视克利夫兰当下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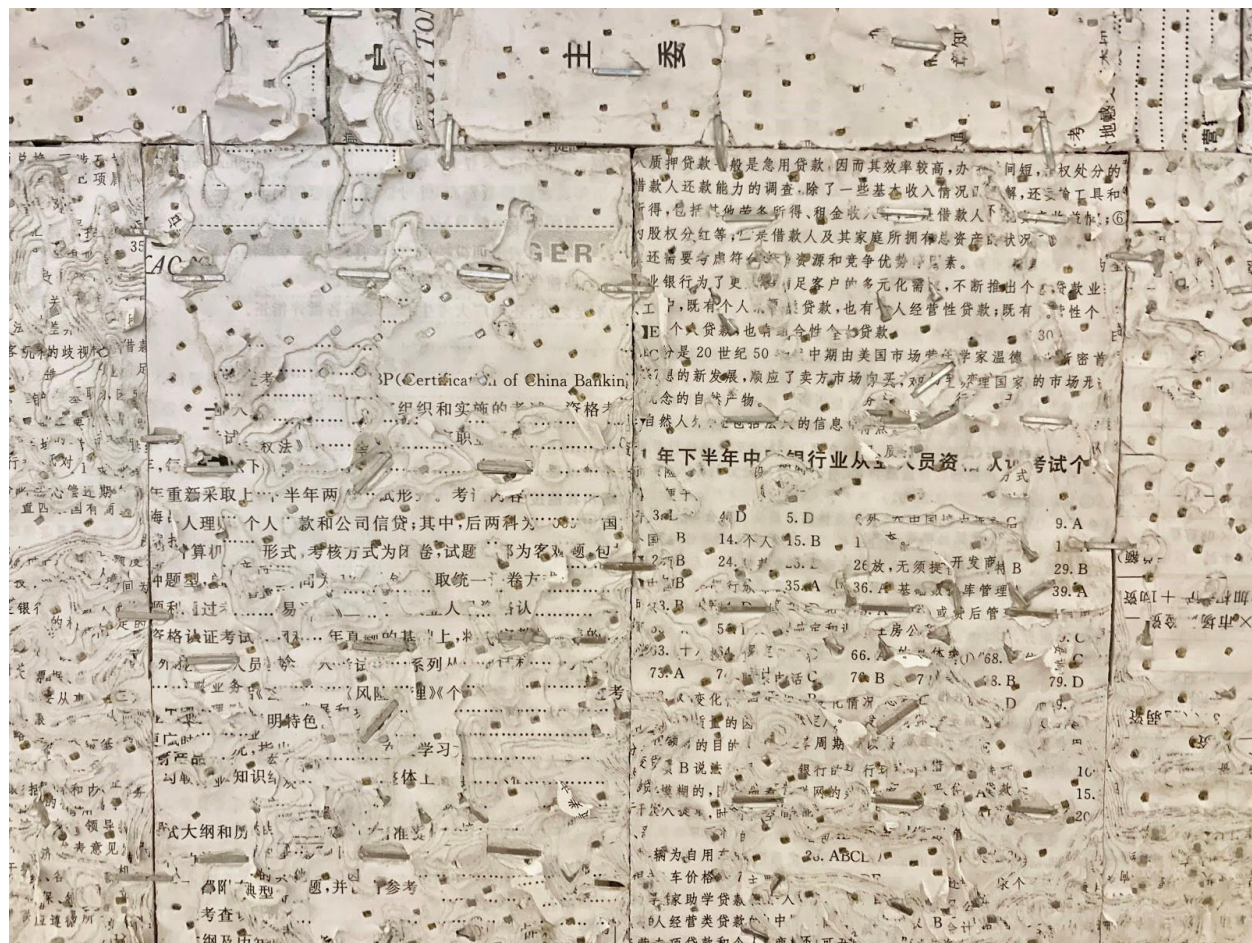


展览现场视图：「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moCa Cleveland），2019 年。图片：由 Field Studio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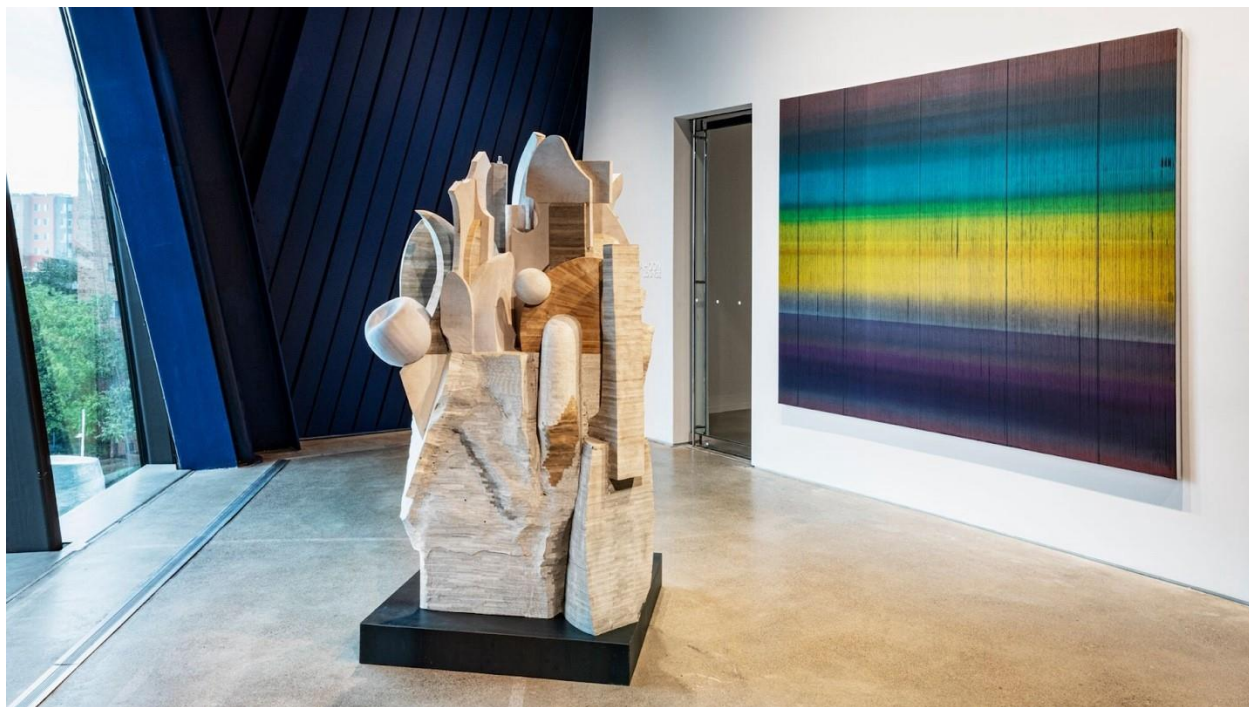
展览现场视图：「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moCa Cleveland），2019 年。图片：由 Field Studio 提供

这种以中断的方式感知现实世界的思考也可以在《新世界》（2019）这件作品中感受到。作品中被切割和被解构的家用电器，实则来自艺术家 2006 年的系列作品《反物质》。艺术家在《新世界》这件作品中对它的一部分《反物质》作品进行了重组，最终形成了一件全新的作品主体。刘韡解释说，对最初的作品的想法是这样：“那时候，市场上开始流通二手日常生活用品，那是农民工第一次可以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购买到家用电器。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刘韡将空调、微波炉和冰箱等电器的内部和外部颠倒过来，通过切割与解构的手法，仅留下了电器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基本功能：重量、体积和速度。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在作品中揭示了支撑城市快速发展的复杂而根深蒂固的人类社会等级制度。



刘韡，《看！书！》（Look! Book!）（2014）作品细节图。图片：由曹祎提供

“切割”是艺术家自 1998 年以来就开始运用的一种独特的实践手法。这一手法同样也被用于本次展览中的作品《看！书！》（Look! Book!）（2014）和《图书馆 V-III》（Library V-III）（2014）之中。这两件作品的媒介是通过艺术家对印刷材料和书籍的压缩所构成的。经过艺术家的“切割”处理后，一件件几何形状庄严地站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一幅令人生畏并充满挑衅的景观。巨石从地面升起，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脉抑或一座叹为观止的卫城。正如刘韡所解释的那样，“书籍是知识的载体，也是人们以集体的方式用来理解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实的可靠来源。用‘切’来破坏书籍，正是一种打破知识体系的象征。”



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2019 年。图片：由 Field Studio 提供

当问到如何将克利夫兰的当地背景考虑进该展览所构建的语境中，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人寇特尼·芬恩（Courtenay Finn）指出，“无论是工业产业的衰落、体系结构的变换、中产阶级化（乡绅化），还是不同的人由于种族在这座城市历史中的构成而形成的迁移路径，城市的变化能从物理空间的转变中反应出来。这次展览讨论的不是身份或意识形态的历史，而是在人们前进的征程中所表达出来的和被隐藏起来的東西。”刘韡的作品呼应了马可·波罗对城市的描述，即城市就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迷人的空间，那里的事物从来都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同时也为观众开辟了一条在快速变化的城市肌理与日益费解的现实之间的碰撞中能一窥无形的真相的道路。

展览「刘韡：看不见的城市」将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展至 2020 年 2 月 16 日，于克利夫兰当代美术馆展至 2020 年 1 月 5 日。